

非洲地區

“兩個月前，我的可蘭經老師的孫子把我們賣給了伊斯蘭主義者...他們訓練我們瞄準心臟或腳開槍。在戰鬥前，我們不得不吃混合著白粉的米飯，以及混合著紅粉的醬。我們還接受注射。然後我可以為我的主人幹任何事...我把我們的敵人看成狗，我心裡想的就是開槍打他們。”

一名 16 歲的馬里男孩在 2013 年 1 月說。他在法國和馬里軍隊重新奪回迪亞巴雷（Diabaly）時被捕。他告訴國際特赦組織他被迫參加伊斯蘭主義武裝團體的經歷。

馬里在 2012 年日益嚴重的危機，反映出該區域許多根深蒂固的問題。在非洲各地，衝突、無所不在的貧困問題以及保安部隊和武裝團體的侵害行為，都在損害人們的生活和他們實現自己權利的能力。這突出顯示，人權、和平和安全方面的區域與國際機制存在固有缺陷。

馬里北部的貧困、歧視和缺少發展的情況，長期引起人們的不滿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圖阿雷格族（Tuareg）和伊斯蘭主義武裝團體在 1 月發起起義活動，引起首都巴馬科（Bamako）在 3 月發生一次成功的軍事政變，並導致馬里至 4 月實際上處於分裂狀態。在 2012 年的其餘時期，該國北部仍受武裝團體的控制。圖阿雷格族和伊斯蘭主義團體犯下多次嚴重侵害行為，包括即決處決被俘軍人、截肢、用石塊將一些人打死，以及強姦女童和婦女。

與此同時，馬里的保安部隊也進行法外處決，而且不區分目標地炮擊圖阿雷格族控制的地區。武裝團體和政府支持的民兵都徵募童兵。40 多萬男女和兒童為求安全而逃離家園。

在剛果民主共和國，保安部隊和迅速增多的武裝團體犯下侵犯人權行為，平民則是首當其衝的目標。隨著“3 月 23 日運動”等武裝團體加強對該國東部北基伍省（North Kivu）一些地區的控制，動盪的安全局勢顯著惡化。

與此同時，南蘇丹和蘇丹之間的關係因石油、公民權和邊界劃分問題而日趨緊張。達爾富爾（Darfur）、南科爾多凡州（Southern Kordofan）和青尼羅河州（Blue Nile）持續進行的衝突，導致人權狀況依然嚴峻。戰鬥在 2012 年末更為激烈，造成大批平民傷亡，人道危機日益嚴重，20 多萬人逃離到附近各州。蘇丹還發生了反對政府財政緊縮措施的大規模抗議，引發保安部隊的侵害行為。

在該區域的幾個國家，警察和保安部隊的殘暴行為是常見現象。在尼日利亞，伊斯蘭主義武裝團體“博科聖地”（Boko Haram）用炸彈和槍支進行襲擊，殺害了 1 千多人。尼日利亞的保安部隊在作出反應時犯下嚴重侵犯人權行為，包括強迫失蹤、法外處決、焚燒房屋和非法拘留。

8 月，南非警察當局派遣攜帶突擊步槍和實彈的警察，去鎮壓西北省隆明公司（LONMIN）馬里卡（Marikana）納鉑金礦的一次罷工。16 名礦工當場死亡，還有 14 人在逃離警察射擊時死於其他地點。有跡象顯示，多數人是在試圖逃離或投降時被射殺，還有 4 名礦工在當天稍後傷重身亡。此前

罷工的礦工與隆明公司發生工資方面的糾紛。這宗殺戮事件的規模和引人注目程度，以及採礦業不斷增加的騷亂情況，引起南非發生一場全國性的危機。

維權人士、記者和反對派團體成員面臨嚴厲鎮壓：例如在埃塞俄比亞被判處長期徒刑，或在岡比亞遭到任意逮捕、騷擾並收到死亡威脅。在科特迪瓦，身份不明的武裝戰鬥人員發動的襲擊，導致基於假定民族或政治背景的嚴厲鎮壓。

幾個國家判決了死刑，但只有極少國家執行了處決。令人憂慮的是，岡比亞 30 年來首次處決一些犯人。

婦女和女童仍然尤其易遭歧視和基於性別的暴力 — 家庭暴力以及國家支持和與衝突有關的暴力廣泛存在。在許多衝突地區，包括馬里、乍得、蘇丹和剛果民主共和國，軍人和武裝團體進行強姦。蘇丹的一些女性抗議者據報遭到“處女檢查”。許多國家仍然存在切割生殖器之類的有害傳統。

在非洲人民準備於 2013 年紀念非洲聯盟成立 50 周年之際，非洲各地廣泛存在的腐敗狀況和衝突仍帶來挑戰，但該區域各地都存在希望的種子，因為人們繼續使用和平手段，來要求得到尊嚴、社會正義和人權。